

§ 門徒 希帕索斯



510 BC，畢達哥拉斯離開政治喧囂的雅典，經過商業精算的科林斯、奢靡崩壞的西巴里斯，最終抵達一座渴望秩序的城市——克羅頓。

§ 向西之路

雅典的城牆在晨光中呈現出一種過度清晰的輪廓，彷彿每一塊石頭都在爭奪被命名的權利。

畢達哥拉斯沒有回頭。

他知道，這座城正站在改變的門檻上。僭主的影子方才退去，新的秩序尚未成形。人們談論平等、談論法、談論公民的聲音該如何被聽見，聲音重疊，節律卻未校準。

白雪與他並肩而行。她的步伐不急不徐，長久的同行讓他們之間無需確認方向。她的存在對他而言，早已不是陪伴，而是行走本身的一部分。

「你不會想念這裡嗎？」她問。

「我會記得它。」畢達哥拉斯回答，「但記得，並不意味著留下。」

白雪輕輕一笑。「雅典相信語言能創造秩序。」

「而我相信，」他說，「秩序先於語言。」

他想起兩年前的奧林匹亞。第六十七屆奧林匹克競技，來自各城的青年在同一條跑道上競逐。那裡沒有辯論，沒有拉票，只有距離與時間。勝負一旦揭曉，眾人承認，不是因為喜好，而是因為數不說謊。

「那裡讓你很安靜。」白雪說。

「是的，」他點頭，「因為那裡的德性，可以被測量。」

§ 科林斯(Corinth)

科林斯的風，帶著金屬與鹽的味道。



地峽像一枚扣環，把東與西鎖在一起。商船、貨物、訊息、流言，都在此被重新計算。畢達哥拉斯在港口停留數日，看著人們如何用數字談判命運。

白雪站在高處，看著工人把貨箱一個個搬運上船。

「這裡的人很尊敬數。」她說。

「他們尊敬的是可兌換的數。」畢達哥拉斯回答。

夜裡，他們與一位老航海者同席。那人談起西方的城市，談起義大利南岸，談起克羅頓的運動員如何在奧林匹亞屢獲桂冠。

「那是一座強健的城。」老航海者說。

「強健若無節制，」畢達哥拉斯平靜地回道，「只是延後的崩壞。」

白雪低聲說：「科林斯的數是冷的，但有效。」

「正因如此，」他說，「它適合作為通道，而非歸宿。」

§ [西巴里斯](#)(Sybaris)



再往南，土地愈發肥沃，河流愈加寬廣。然後，一切突然變得空曠。

西巴里斯的遺址靜靜躺在陽光下。河道被改過方向，水仍在流，卻不再為城服務。破碎的牆垣像被時間翻過來的樂譜，音符尚在，節奏已亡。

白雪的神情第一次顯得凝重。

「這裡曾經拒絕節制。」她說。

畢達哥拉斯蹲下身，撿起一塊陶片。其上仍殘留精緻的紋樣。

「他們不是不懂比例，」他說，「而是選擇忽視它。」

關於西巴里斯的毀滅，沿途人們說法不一。有人咒罵克羅頓的殘酷，有人譏諷西巴里斯的奢靡。畢達哥拉斯沒有加入任何一種評斷。

「失衡的城，」他說，「終究會被現實校正。」

白雪看著他。「你不為它哀悼？」

「我為人哀悼，」他回答，「為城市本身，我只記取教訓。」

他們在廢墟旁短暫停留。沒有儀式，沒有祈禱。這裡不需要哀歌，只需要被記住。

§ 克羅頓

當克羅頓的城牆出現在視野中時，空氣改變了。

這座城的線條簡潔而堅定。運動場上傳來節律一致的腳步聲，年輕人訓練時少有喧嘩，呼吸與動作相互對齊。

白雪輕聲說：「這裡的身體，聽得見秩序。」

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感受那股節律。這不是雅典的辯論，也不是科林斯的計算，更不是西巴里斯的過度，而是一種正在尋找尺度的力量。

城門的守衛看了他們一眼，沒有多問。他們的行走方式，已替他們作了介紹。

「你準備好了嗎？」白雪問。

「我準備好了，」他回答，「把完整的人生帶進城。」

她沒有再說話，只是與他並肩前行。

夕陽落在競技場的沙地上，影子拉得很長。畢達哥拉斯知道，這裡不會輕易接受他的思想。

但他也知道，若一座自稱節制的城市，無法面對已被實踐的和諧，那麼它所追求的，只是抽象的德性。

他踏入城中，心中清楚：
這趟向西之路，不是逃離，而是驗證。

白雪在他身旁，安靜而確定。

§ 南園

他們在城南停下。

那裡離主要街道有一段距離，卻仍在城牆之內。河水分出細小的支流，沿著老橄欖樹的根部緩慢流動。風不急，聲音也不多，只有偶爾傳來的腳步聲——多半是清晨前往訓練場的青年。

屋舍原本屬於一戶早年以競技聞名的家族。如今主人已老，子嗣遷往別處，只留下這片被時間放慢的土地。

石屋不大，但結構穩固。門前是一塊平整的空地，地面曾被反覆踩實，像是為了容納身體的節律。

白雪先走進去。

她沒有評價，只是站在屋內，閉上眼睛，感受光線如何從屋頂的縫隙落下。

「這裡不說話。」她說。

畢達哥拉斯點頭。「這裡會聽。」

他走到空地中央，用腳輕輕劃出一條線，又劃出第二條。線與線之間的距離恰好，不必修正。

「你一開始就打算留下來。」白雪說。

「是的。」他回答，「我不會在尚未安頓之前，談論城邦。」

她轉身看他，眼神平靜而篤定。

「那我呢？」

「你不是被安置的，」畢達哥拉斯說，「你與我一起選擇。」

白雪微微一笑，走到他身旁，把手放在他剛劃出的線旁，沒有越界。

河水的聲音在遠處低低流動。那一刻，他們都知道——這不是暫居之所，而是一個可以被城邦反覆觀看、也能承受觀看的地方。

畢達哥拉斯收回腳，線條仍在。

他們留下來了。

§ 第一個門徒

南園的門並不厚。

不是因為貧乏，而是刻意。木板保留著紋理，沒有上漆，只在長年開闔的地方顯出光滑。清晨的光斜斜落在門前的地面上，畢達哥拉斯正用腳步丈量昨夜留下的線。

白雪坐在一旁的石階上，披著薄衣，手指浸在河水引來的小渠裡。她沒有說話，但聽見了那不是猶豫的腳步。

敲門聲響起。

不急、不重，只一次。

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回應。他站直身體，等了一息，像是在確認這聲音是否會後悔。

沒有第二聲。

他走向門前，打開。



門外站著一名年輕男子，衣著簡單，卻整潔得近乎固執。他的眼睛很亮，但不是好奇，而是一種已經想過很多次的清明。

「我叫希帕索斯。」他說，「從梅塔蓬提翁 (Metapontum) 來。」

畢達哥拉斯點頭，沒有邀請，也沒有拒絕。

「你來得很早。」他說。

「我不確定該不該晚。」希帕索斯回答。

這不是謙遜，而是陳述。

白雪站起身，走到畢達哥拉斯身旁。她沒有刻意看希帕索斯，卻讓自己的存在自然地進入他的視野。

希帕索斯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隨即移開。

那一瞬沒有慾望，只有判斷完成的聲音。

「你不是來聽課的。」畢達哥拉斯說。

「是的。」希帕索斯點頭，「我不是來學你已經知道的東西。」

「那你來做什麼？」

希帕索斯沉默了一下，像是在確認門是否仍然敞開。

「來看看，」他說，「你是否能承受我尚未確定的問題。」

白雪轉頭看他，這一次，目光停留得久了一些。

「你很少用這種說法。」她說。

「因為我很少找到能用這種說法的人。」希帕索斯答。

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回應。他轉身走向空地中央，用腳輕輕抹去昨夜留下的一條線，又重新畫了一條。

「你看到什麼？」他問。

希帕索斯沒有走進來，只站在門檻外。

「我看到你沒有把線畫成邊界。」他說，「你畫的是參考。」

白雪微微一笑。

「多數人會先問，你教什麼。」她說。

「因為多數人想知道，」希帕索斯回答，「自己是否會被保護。」

這句話落下時，空氣變得很輕。

畢達哥拉斯終於抬頭看他。

「你不需要保護？」他問。

「我需要的是，」希帕索斯說得很慢，「當比例失效時，不被要求假裝它仍然成立。」

白雪的手指在衣袖裡收緊了一下。

她看向畢達哥拉斯，沒有插話。

畢達哥拉斯沉默了很久，久到希帕索斯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該轉身離開。

「進來吧。」他終於說。

不是邀請，而是允許事情開始。

希帕索斯跨過門檻時，沒有踩在任何一條線上。

「她是你的伴侶。」他忽然說。不是疑問。

「是。」畢達哥拉斯回答。

希帕索斯點頭，像是在心中完成最後一個校正。

「那我明白了。」他說。

白雪看著他。

「你明白什麼？」她問。

希帕索斯沒有立刻回答，而是低頭看向地面，確認那些線條並未將任何人隔開。

「如果這裡會出事，」他說，「不是因為你教得太少，而是因為你們已經把答案活完了。」

畢達哥拉斯沒有反駁。

白雪第一次露出一個不是溫和的笑。

「你走得很快。」她說。

「是的。」希帕索斯回答，「而我知道，這會有代價。」

畢達哥拉斯看著他，眼神平靜，卻比任何勸告都清楚。

「那你還留下來嗎？」他問。

希帕索斯抬頭。

「我已經進來了。」他說。

南園很安靜。

沒有誓言，沒有規則，沒有預言。

只有三個人站在清晨的光裡，而某個尚未被命名的數，第一次，沒有被拒絕。

§ 待續…